

# 谭斌觉得程睿敏可能对自己有意思

2



舒仪著  
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走在现代化的写字楼里，随时能听到“lady first”，但女性的声音永远处于劣势。

和许多都市女性一样，谭斌是一个奋斗在格子间的外企白领，美丽聪慧、独立干练，和男朋友有着稳定的感情，一场突如其来的人事变动，让她和原本很难碰到一起的销售总经理程睿敏真正有了交集。对谭斌来说，程睿敏亦师亦友，更有着她无法抗拒的吸引力。她所面临的不只是来自办公室的斗争与倾轧，还有感情上的艰难抉择。

## [上期回顾]

谭斌的“偶像”程睿敏被MPL解雇了，一时间人人自危。



杨瀚著  
当代中国出版社友情提供

## [内容简介]

关于西安事变，至今仍有诸多未澄清的问题：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多大作用？是什么角色？蒋介石为什么杀他而不杀少帅张学良？

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先生费时多年，在收集整理解密档案和大量当事人私人文件的基础上完成此书，讲述了杨虎城将军为了促进团结抗日、实现民主，首倡“兵谏”捉蒋而因此丧失军队、惨遭杀戮的悲壮人生，披露了西安事变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。

## [上期回顾]

从1935年底到1936年11月，国共两党谈判秘密展开，但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令人难以接受。

### 职场风云

程睿敏已离职半个多月，但这件事激起的波澜仍未消失。慢慢也有消息传出来，说他被解雇的原因，是公司发现他用不正当手段从客户处赢取合同，总部直接下令要求立即除名。可谭斌明白，这只是官方说辞。

谭斌一个人躲在大厦旁边的小花园里，烦乱地点起一支烟。程睿敏一离开，作为程派嫡系的中坚力量，余永麟的日子明显变得难过起来，余永麟一旦离开，自己又将何去何从？

这时，有人在背后叫她。她回头一看原来是同事乔利维。乔利维是负责东北三省的销售经理，和谭斌同级，直线上司也是余永麟。“坐吧，老乔。”谭斌让出半边椅子。“嗨，你听说了吗？Tony也要离开了。”“是吗？”谭斌眯起眼睛。“他一走，北方区销售总监的位置就悬空了。”谭斌知道他还有下文。“你觉得谁有希望上去？”“老乔，Tony还没走，所以这件事的前提并不成立。至于谁坐那个位置，我管它呢？”乔利维也是聪明人，马上明白谭斌的弦外之意——她并不想和他谈论这个话题，便知趣地离开了。

没过多久，一直动荡不安的MPL，再次爆出惊人的新闻。几个中层经理陆续递上辞职信，其中包括余永麟。一共七人，全体扫地出门，斩草除根。相比程睿敏，他们走得还算从容，或多或少都拿到了赔偿金，数字相当诱人。

日子过得飞快，很快进入北京难熬的盛夏。办公室的空调温度调得太低，谭斌裹着一条大披肩，北京地区的销售代表方芳递过来一杯热茶：“来，老大，暖和暖和。”谭斌抬

起头，方芳正努力做出同情状，却掩不住幸灾乐祸的笑意。谭斌拉紧披肩，低声抱怨，“普达的集中采购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应标那段时间就能要了你的小命。”方芳和周围几个同事都会意地笑。

想到这件事，谭斌就有点儿上火，因为担心今年的销售指标不能如期完成，光洁的额头上居然冒出几粒醒目的红痘痘。其实，她情绪的不稳定不仅仅来源于普达集团的集中采购，还因为东方区销售总监于晓波。于晓波一人兼管东、北两个大区，二十几个销售经理向他报告，事务繁杂，渐渐有点儿吃力。

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给北方区找一个全职的销售总监，已是迫在眉睫的需要。谣言很多，有说委托了猎头在外面寻找的，有说从公司内部提拔一个的。如果真的是内部提拔，勉强够格的，只有自己和乔利维两人。之前她从未想过，余永麟的离开，竟会给自己创造一个升迁的机会。

这天快下班的时候，谭斌接到一个电话，号码很陌生。“是我，余永麟。”“你还好吗？”“挺好，你呢？”谭斌嗫嚅着没出声。余永麟电话里笑了一声：“我刚签了一个新offer，晚上你要没事，出来吃顿饭。”“真的？恭喜恭喜！”“说好了，待会儿我去接你。”

一个月不见，余永麟依然是老样子。“嗨，换车了？”谭斌上下左右打量余永麟，“offer是谁家的？”余永麟没有马上回答，过了会儿闷闷地开口：“FSK。”“什么？你去了FSK？”谭斌瞪大眼睛。MPL和FSK一直是业内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。“很可笑是吧？内战多年，最后竟让人给招安

了。”谭斌哈哈笑了出来，“给你什么职位？”“北方区销售总监。我连名片都不用重印，改个公司名就成了。”谭斌小心翼翼地调笑：“这么说，从此我们就是对手了？余总监？”“不错，以后你要当心了！”

吃饭的地方，是在燕莎北边的一家日本料理店。服务生带他们进去，轻轻拉开纸门。包间里另有人在，听到动静立即转身。白色的立领休闲衬衣，新添了一副时髦的玳瑁框眼镜，看上去愈加英俊斯文，不是程睿敏是谁？谭斌心头“突”地一跳。程睿敏站起身：“你好，Cherie。好久不见！”“程师……啊，Ray，你好！”程睿敏斟茶给她，“路上堵吗？”谭斌低头喝一口：“还好。”

原来“周扒皮”的阴影仍挥之不去，仍让谭斌心惊肉跳。余永麟像是猜到她的心思，笑笑说：“Cherie，他现在是只纸老虎，你不用怕他。”“不是怕，我一见到Ray，完全下意识地，就开始检讨今年的销售指标。”程睿敏哑然失笑：“原来我周扒皮的形象，这么深入人心。”“不，周扒皮比您仁慈多了。”余永麟大笑：“老程，听到没有？我忍你多年，终于有人说实话，大快人心！”程睿敏点点头：“真惨，墙倒众人推。”但眼角有绷不住的笑容。“Cherie，那天谢谢你！”“啊？”谭斌一脸茫然地仰起头，“哪天？”

谭斌当然不会明白，她那杯咖啡，曾经充当过强心剂的角色，不然那天程睿敏走不出MPL，很有可能当场殉职。程睿敏回家就倒下了，烧得不省人事，在医院呆了一个星期。后来，余永麟接程睿敏出院。坐在车上，程睿敏第一次跟他谈起那天的事：“人一倒霉，事情真是一件接着

一件来。那晚徐悦然打电话来，我们俩彻底谈崩。”余永麟这才知道，他被解雇的那一天，竟也是和相处七年的女友分手的日子。他的女友三年前拿着工作签证去了美国，两人若即若离坚持了三年，终于在他失去工作的时候，感情的缘分也同时散尽。

这顿饭后来吃得非常热闹，谭斌却品出点儿别的味道。因为程睿敏的眼神落在她身上的次数，实在多了点儿。饭后，余永麟赶着回去服侍太太，程睿敏送谭斌回家。一路上两人都不说话，狭小的车内空间，只有空调的声音。为礼貌起见，谭斌有一句没一句地和程睿敏说话。突然程睿敏踩下刹车，“到了。”谭斌吓了一跳，“您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？”“你忘了，我们做销售的，第一要诀是什么？”谭斌当然不会忘记：尽最大努力摸清目标客户的所有资料，但程睿敏把她当做了什么？目标客户？

坐电梯的时候，谭斌怔怔地对着电梯里的镜子，伸出食指戳着镜中人的脸：“世界上最不能相信的是什么人？是销售。人家逗你玩呢，你可千万别当真。”

周五工作日的最后一个小时内，宣布北方区销售总监任命的邮件，以刘秉康的名义，发到MPL中国公司所有相关员工的信箱里。邮件的内容，就是关于北方区新销售总监的任命。两个人，谭斌与乔利维，分管北方区，两人的头衔，都有一个“代理销售总监”。不同的是，谭斌负责北京、天津、河北和河南地区，其余北方十省，都划到了乔利维名下。

即使谭斌已提前知道消息，但看到邮件时，心境也还是五味杂陈。

# 蒋介石想亲自指挥对红军的最后一战

8

### 历史纪实

1936年10月，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变后，一方面感觉自己的实力大增；另一方面由于他开出要收编红军的条件不被中共方面接受。于是，他便开始准备对陕甘地区的红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围剿。当时，对于张学良背着他与红军秘密接触的事情，他是有所了解的。因为他通过破译密码掌握了张学良一定的行踪。

而杨虎城则因为始终坚持重大事情不用电讯传递，没有让蒋介石抓住什么把柄。

1936年9月中旬，杨虎城到上海去诊治牙病和心脏病。他先由美国医生一口气拔掉了五颗坏牙，后又经中外医生会诊确认患有心脏病。当他在上海疗养时，10月的一天突然接到一封密电：

10月15日 委员长手令上海杨警备司令：密转虎城兄，病状如何？能否来杭一谈。 中正

接到手令，杨虎城于10月17日赶往杭州晋谒蒋介石。蒋介石见杨虎城没有谈特别的事情，除关心杨的身体外，最后告诉杨近期他将亲临西安视察。

蒋介石要见杨虎城，完全可直接打电话、打电报通知，为什么要通过密电呢？那是因为近一个时期内，西安发生了张学良卫队查抄省党部、张学良秘密飞往陕北、王以哲电台与红军有联系等一系列的事件和情况，不管是中统还是军统都不断向他反映东北军不稳，有通共嫌疑。见杨是要观察杨对他的态度，以决定能否安全地去西安解决张学良、东北军的问题。

他很清楚，张学良在西安只有一个警卫团，而且人地两生。西安乃至陕西地区的军事政治控制权是在杨虎城手里，只要杨虎城对他的态度没变，他到西安就是安全的。

蒋介石到西安后的头两天，若无其事地让张学良、杨虎城、邵力子等陪着游览名胜，表现出一副闲情逸致的样子。在游览中，蒋介石问张学良最近在看什么书，张直言说：“近来看了两本书，一本是《唯物辩证法》，一本是《政治经济学》。”蒋介石听后颜变，厉声对张说：“我在十几年前，看了不少这种书，这些书都是俄国人写的不适合中国的国情，你看了会中毒的，以后不许你看这些书！你以后要好好读《大学》和《曾文正公全集》等书，你把这些书读通了，将一生受用不尽。”张听后笑而未吭声。

蒋介石通过近半个月时间对张学良的近距离观察，感觉张学良对他的态度没有根本变化，行事风格和脾气都没有变，松了一口气。

时值蒋介石50岁寿诞，国民党当局为了进一步维护其统治和威望，在全国范围搞起了所谓“祝寿”活动。蒋介石则故作姿态，10月29日以避寿为名由西安飞抵洛阳。他在洛阳前后住了一个多月，在这段期间里他对解决西北问题（“剿共”和东北军、十七路军的问题）做了大量而周密的部署。

在政治方面，为制造一个更加有利于“剿共”的政治氛围，11月23日蒋介石下令逮捕了上海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王造时。次日，李公朴自投法院，史良（女）因故躲避未到案被通缉，造成轰动一时的“七君子事件”。同时还

查封了14种国内著名刊物。外交方面，蒋介石委派张群和日本大使川岛进行了多次会谈，在东京的许世英大使也与日本外相有田进行了会谈，目的就是希望日本理解和支持他的西北“剿共”战争。军事上，将刚调到湖南、湖北解决两广事变的嫡系中央军约30个师的兵力调至平汉线汉口至郑州间、陇海线郑州至灵宝间，集结待命，随时准备开进陕西“剿共”。同时还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的飞机场，要求要有能满足100架战斗轰炸机的作战地勤设备。并内定了蒋鼎文为前敌总司令、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区总指挥，陈诚以军政部次长职驻前方指挥“督剿”，樊松甫、万耀煌为总预备队司令、副司令。

1936年12月4日，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，他要亲自组织指挥对红军的最后一战。按照他的计划，两个星期最多一个月时间，便可以全剿红军。蒋介石一到西安就密集地接见了除张学良、杨虎城以外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，要他们服从命令，继续“剿共”。张、杨的下属，在蒋面前都表现得唯唯诺诺，口称服从命令，不敢将自己真实的想法讲出来。这使蒋介石错误地认为，他还是能控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，只是张、杨方面有问题。于是他对张、杨采取了进一步的高压政策，要他们明确表态服从“剿共”命令，表示如张、杨坚持不愿“剿共”，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，十七路军调往安徽，将陕甘两省让出来给中央军“剿共”。

这个方案一提出，杨虎城就认识到与蒋已再也没有妥协的余地了，于是他找到张学良，再次提出“兵谏”问题。这次张学良没有沉默，同意了杨的想法。

12月6日上午，蒋介石前往西安南郊，沿途由东北军担任警戒。杨虎城马上找张学良紧急研究，决定趁蒋由南郊返回临潼时在途中秘密扣蒋，然后送往西安新城大楼，再和他谈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的问题。

他们打算在中午行动，要求不开枪，不断绝交通，不挖断公路，只等蒋乘坐的汽车开过来时，由守候在路旁的东北军把事先准备好的横木突然放到公路上，迫使蒋坐的车停车后而采取行动。扣蒋后，即由东北军扣押在临潼的蒋随行人员；由十七路军负责逮捕随蒋来西安的中央大员，控制飞机场，解除市内公安局、宪兵团、省党部等处的武装。

当天上午，杨虎城亲自安排了行动部署，只等东北军捉蒋成功，便在西安动手。

但一直到下午3点，仍不见捉蒋的消息，杨虎城就去找张学良询问。张学良向杨解释说，他上午突然接到南京的一个电话，说何应钦当天乘飞机来西安见蒋介石。他准备等何来了连这个亲日头一起捉，就临时改变了在南郊捉蒋的计划，这样第一次捉蒋的计划便流产了。从两广事变的军事计划，到南郊捉蒋计划的两次流产，都说明了张学良还没有下决心与蒋彻底决裂。

12月7日，张学良将杨虎城约至他的官邸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。张说：“我们再劝蒋一次，他再不听，‘先礼后兵’，那我们也对得起他。”杨起先不赞成这个办法，但张坚持这样做，杨只得答应，并约好次日早上张先去见蒋，杨然后离去。